

过年

□ 刘玉宝

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”王湾的诗句常将人带入年的气氛里，不出来。

故乡年的气氛通常是从忙年开始的，腊月二十三祭灶，家家开始大扫除，贴灶王爷。杀猪宰牛，除了家有喜事一年也就这一回。然后，家庭主妇们就有得忙了，磨豆腐、蒸馒头、备咸货冷菜。这时候，大人小孩都宅在家里，那段时间也是一年中温馨的日子，刚点好的豆腐热乎乎，先切一大盘，蘸点酱油、蒜，味道那叫一个香。还有刚煮熟的猪肉，大人也会先切下一点塞进小孩嘴里，那也是美得不行，满嘴油，家家孩子笑得跟花似的。

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，就那点念想，无论身在何方，人人都奔家去，一家人大团圆其乐融融。

快到年三十了，树上的喜鹊也开始叫个不停，农村老人听见喜鹊叫就会说家有喜事。可不，谁家不喜呢？无论多穷，那段时间是不能说穷的，都说，讨个吉利。

记得有一年三十傍晚，一阵锣鼓喧天，从村口就奔家里来了。村干部组织的慰问团浩浩荡荡，不是慰问团人多，而是看热闹的人山人海。慰问团到哪里，看热闹的大人、小孩就跟到哪里，到了院门前，鞭炮也点起来了，那个热闹。父亲曾参加八路军，又是村里最老的党员，过年过节村里都会组织慰问，慰问品是几斤猪肉，还有一封慰问信。也只有那时，才能让人感到无限荣光。

后来，我参军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。

年三十下午开始忙贴对联，贴挂历，新桃换旧符，顿时年的气氛就出来了。这还不算，有性子急的早放起了鞭炮，你放我也放，热闹闹响了一年的序曲，此起彼伏。那些日子，我妈的脸上就跟开了花似的，每天乐呵呵笑不停。平时的那些个困难、辛酸，还有病痛仿佛都随着烟花散尽，一下就跳进了幸福里！

真想一年四季都是这样，那该多好啊。

太阳懒洋洋的，未时一过，年夜饭就该上桌了。不过这时候还没到开席，只能眼巴巴瞅着，哪怕口水直流也轮不到你。八仙桌就摆在堂屋中间，桌上四盘热菜，鸡肉肉蛋大概都有。父亲呢，开始在桌上摆上三碗饭，再摆上三只酒杯，三双碗筷，然后就在桌前开始烧纸钱，嘴里念叨着爷爷奶奶的名字，甚至还有曾祖父的名字……让他们拿钱用。小时候不懂事，每当叫我磕头的时候我也会哭，我说这是迷信，党员不该相信迷信，死活不愿磕头。这时候，父亲就会发火，党员也要祖宗啊！不愿归不愿，终究还是乖乖磕头。因为我知道只能磕。现在想来当时真是不懂事，祭祀才是最好的缅怀，是一种人的本真啊！

家家的年夜饭都是丰盛的，即便去邻居家借也要一家人过个丰收年。过去没有电视看，在堂屋中间堆起木柴烧火，一家人守着火堆说些闲话。无论室外多么寒冷，哪怕冰凌挂在屋檐上有尺把长，但红红的火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，还是充满温暖。守岁，大人说不能睡觉。想着过年，听着外面时有时无的鞭炮声也兴奋，但小孩容易瞌睡，依偎在母亲或者父亲怀里，很容易就迷糊了，梦里就会出现一个童话世界……

零点一到，外面早炸翻了天，鞭炮声一浪高过一浪，中间二踢脚就跟钟馗踩脚似的震山响。无论你睡多迟，初一早晨是不能睡懒觉的，就是想睡也睡不成。鸡叫二遍，大人就起床包饺子。看看东方泛红，管你睡得香不香都会把你从被窝里拖起来。初一穿新鞋、秀花衣、戴新帽，这就是诱惑。接下来，先给父母磕头，讨红包。然后，就一阵风跑出门，开始给家庭的长辈大拜年。无论去谁家总有彩头，有的给红包，有的给糖果，最不济也是瓜子花生。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拿多点，特意在衣服上钉上个大口袋，去时空空，回来鼓鼓囊囊满满当当，保不准一路跑还一路撒。口袋里装的是祝福，是幸福，更是快乐，是满满的年味啊！

我们家在村上辈分长，通常出去只是给家庭几个长辈拜年，辰时末了就可以回家吃饺子吃汤圆了，围着长辈团团团圆圆。这时，来家里拜年的一拨又一拨络绎不绝，因此，每年我们家的瓜子花生都要多准备些。有的来了坐下抽袋烟，闲话家常；有的跪下磕个头像了瓜子花生就跑。门口不时还有唱莲花落的，多半就是讨饭的，大过年的没有空碗的。要吃有吃，要粮食也有，只是没钱给，那时大家都不易，再不济过年也有得分享。

初一过完，还有初二。初二接姐姐们回娘家，农村只有正月这几天才农闲，正好团聚。母女有说不完的话，做不完的针线，又是纳鞋底、又是绣鞋垫、又是做新衣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一直到元宵节。元宵节一过，年也就差不多过完了，到那时才会冷清下来。然而，年的热闹是过了，田里的热闹才刚刚开始，大家开始忙前忙后，准备春耕。

那时节，燕子飞飞，春天顺着年的脚步就算正式回来了。



吉祥如意

周文静 摄

餐桌上的人间气象

□ 王太生

春节的餐桌，绿肥红瘦。风、云、雨、雪、雾的人间气象，让这块方圆之地，情感凝重，泛起了白霜。

在这样的地点，有亲人和朋友山重水复的久别重逢，家乡饭菜的冷暖，以及“胃”知的乡愁。

那年，二伯一家从济南来。年初二，许多饭店尚未开门营业，父亲东跑西问，好不容易找了一家小酒店，订了大堂的餐桌，早早地赶到，坐在那儿等候。

车多，路堵。当晚二伯姗姗来迟，餐桌上，一见秧草烧河蚌、野菜炸春卷、韭菜炒螺蛳头、青菜狮子头……熟悉的美食气息，让味蕾打开的记忆，兴奋得双眼发光。二伯老了，人在北方，老是叨念着家乡淮扬菜，虽然每次父亲都要买十几斤干爽的青菜，择干净了，用快递寄给二伯，但二伯在电话里总是唠叨，还是长江岸边，露天打霜的青菜好吃。

一个87岁的老人，在橙黄的灯光下，满头银丝，有些激动。离开家几十年了，乡音犹在，口味不改，住在济南城里，总是怀念故土原野上的那一棵露天青菜。

有人说，美食对于一个人，似乎是凝结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享受——古朴

的食材承载着血亲之间的取舍关联，它承载的不仅是味蕾上的感官刺激，更是灵魂深处的涤荡和牵引。乡音跟味觉，代表故乡，总是熟悉而顽固。

风雪吹窗，家人围坐。那天，二伯一家基本到齐了。二伯的儿子——我的堂弟，一个面色微红的山东汉子，竟也动情地搂着我的肩膀，对我说：哥啊，俺虽然从小在北方长大，可还是忘不了咱的根在这里，都人到中年了，以后兄弟之间要多走动啊……

时空阻隔的亲情，因为一张春节的餐桌，而山水相逢，父辈根，同辈情，水乳交融。

一跨入过年的门槛，腊月里的所有日子，好像都是在为餐桌上的相聚作准备，等候一场亲情的白雪。

似有雪来。雪落原野，也落在餐桌，落在每个人的肩头、头发、眉毛、衣服上……久别的人在互相注视，或彼此打量时，发现对方，白了眉梢，白了头发。

一张新春的餐桌，最好有梅花清供。花斜插瓶中，清水保鲜，幽香阵阵，湿润心脾。

酒醉的人，一般不会说假话，尤其是遇到少年时的朋友，从前月光的清辉和酒、泼洒一桌。

亲戚吴三，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块玩。外婆去世后，老树倒了，我们之间，像一只风筝断了线，十几年未曾联系。一个偶然的场合，我遇到吴三，他已是一位身家过千万的大老板。去年正月初一，吴三在酒店请客，谈到往事，有些激动，“那时候，我家穷，大舅奶奶对我们小孩子可好呢，过年都会给我们压岁钱。虽然只有5毛，我们拿到钱，好高兴啊，真的忘不了她老人家。”

餐桌上，激动和喜悦，久别与重逢，米酒和灯光……还有相邀与相约，握手与拥抱，怀旧与憧憬，相互碰撞，孕育成云，在情感的天空飘飘，承接不住的，便成了雨，纷落在一个人的天空。

除夕夜，如果不能赶回家中，滞留在驿旅上，一个人的餐桌多少显得冷清和孤寂。

唐代诗人欧阳詹，除夕夜落脚在长安客舍。他在诗中吟哦，“虚传寒柝，孤灯照绝编。谁应问穷辙，泣尽更潸然”，听着巡夜人敲更的木梆，潸然泪下。可以想见，旅人的餐桌，孤灯寂寂，郁郁寡欢，伤感失落。

“自唱新词送岁华。鬓丝添得老生涯。十年旧梦无寻处，几度新春不在家。衣懒换，酒难赊。可怜此夕看梅

花。”700多年前，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宋代词人吴文英滞留在外不能回家，成为万里未归人。那样的餐桌，有风，从平地升起，苍凉而迷惘。

春节的餐桌，是一碗人间烟火。

在梁秋实眼里，“年菜事实上即是大锅菜，大锅的炖肉，加上粉丝是一味，加上蘑菇又是一味；大锅的炖鸡，加上冬笋是一味，加上蕃薯又是一味，都放在特大号锅子、罐子、盆子里。”

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，“老爷子会做扬州三头宴，狮子头做得最多，扒烧猪头和拆烩鲢鱼头由于原料原因，做得比较少，一旦做了，必是香飘全屋道，引得户户开门引颈细闻。”有一年春节，汪老一早起床，特地去菜市场买了一个猪头回来，用家里最大号的锅煮，忙活了大半天。

还是林语堂一语道破：“人生幸福，无非四件事：一是睡在自家床上；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；三是听爱人讲情话；四是跟孩子做游戏。”——春节的餐桌，就是吃父母做的饭菜。

亲人围坐，欢声与笑语，白发与青丝。头顶天幕上，有微风、阳光；喜笑盈盈，祝福和问好，一派欢乐祥和的人间气象。

三代人的过年记忆

□ 马健

春节，是中国最隆重、最盛大、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，是忙碌一年的家人们，最期盼的一次大团圆。而在每代人记忆中，都有一种独特的过年记忆，永留心间。

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，那时候在他们的眼中，过年就意味着有好吃的东西吃，有新衣服穿，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父亲告诉我，一进腊月，他就开始掰着指数日子，一天又一天，何时春节才到来。到腊月二十几，他的父母开始上街买年货，家里有花生、瓜子、奶糖、麻花等平常吃不到的东西，这个时候，可以经常拿一点吃吃，打打牙祭。母亲记得在她印象中，大年三十的晚上最为热闹，不仅是她最喜欢的红烧肉吃，还可以吃到心心念念的饺子，另外大鱼也是必备品，一直吃到第二天的正月初一早晨，鱼冻搭粥，一辈子的记忆永不遗忘。当然，父母那个时代过年，他们和家人一起打扫房间、贴年画、祭财神等。另外灯会也是他们过年必不可少的项目，大多是用灯的形式来表现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、民间传说等，形式虽然比较单一，但却承载了父母这代人的美好回忆。

我是“80”后，我的童年记忆中，生活条件比父母这辈好多了。一过腊八，父母开始忙年。母亲忙年首先是忙做衣。为了我们姊妹每个人都能添件新衣，母亲费尽了心思。虽然早已记不清儿时母亲做的虎头鞋的模样，但一针一线都浸透着母亲的爱。大年初一给大爷大娘拜年时，穿着一身新衣的我会听到很多的夸赞声。父母亲忙年再就是忙年夜饭。父亲骑着摩托车一趟一趟地从农贸市场买来排骨、肘子、牛肉、大虾、鱼、时令蔬菜等，母亲在纺织厂上班，单位每年春节都要发“十八大件”年货，包括腊鱼腊肉、名酒、火腿、果脯、香茶等。大年三十晚上，准备好了年夜饭，桌上摆满了鸡、鱼、肉，还有孩子们爱吃的各种点心，母亲摆好了碗筷，拿出父亲珍藏了一年的好酒，看我们尽情地吃喝，父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晚饭后，我们开始了放鞭炮，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闻着空气中丝丝硝烟的味道，年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我也一天天长大了……

我的两个孩子都是“00”后，他们在童年时能够尽情地享受春节的快乐，我始终认为她是最幸福的一代人。一进腊月，妻子就帮两个小家伙买好了过年的新衣服，吃吃喝喝，还玩起了抢红包游戏，我们去超市，开车拉回来满满一大车东西。打扫好房子，迎来了大年三十的年夜饭，孩子们吃上喜欢的海鲜、大虾等，然后我和妻子递上了鼓鼓的新年压岁钱红包。儿子憧憬着年后买一台新的平板电脑，女儿则是希望压岁钱在书店买一整套福尔摩斯探案集。饭后，我们点燃了“满天星”，他们摇晃着欢呼呐喊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尽管春节孩子们一直在家，他们和同学们还在网上进行活动，不仅在同学微信群里发布祝福语，还玩起了抢红包游戏，儿子、女儿还秀出自己的春节相片，时不时还在摄像头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，他们这一代人的过年通过网络玩出了新花样。

三代人的过年记忆不一样，但是大家都感觉到一代更比一代好。尽管时代有了变革，但人们对于过年的信仰没有变。过年是新的一年开始的，是播种希望的季节。新的一年；新的一岁；新的希望。有了过年，回家有了理由，几代人相聚在一起其乐融融，那是最幸福的一件事。



张灯结彩 李陶 摄

春节，打开时间的陈酿

□ 李 晓

生命的航船，再次驶入时光河流中的特殊港湾，在这里短暂停泊，而后开启新的旅程。这个港湾叫春节，也就是过年。回望古代中国春节的源头，这个盛大的传统节日中，有着人们对天地以及祖先的敬仰。

从古至今春节连接成的一条长河中，我们遥想祖先一次次在新旧之交交接的天幕下，自居住的上游衣袂飘飘而来。在春节里，我们要做一次深情凝视，凝望上游里祖先宽实高大的身影，并在里面寻找我真正的来处。在团圆的日子里缅怀祖先，我仿佛看到在层层稻浪里，有着祖先勤恳耕耘的身影；在漫天风雪中，有着祖先沧桑耀眼的白头。

有人说，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。一个地方成为故乡，要经过多少年、多少光阴故事的温暖浸润？好比一个家，如果墙壁里没有亲人的气息糅合进去，你很难对其有肌肤相亲的感受。想起有一年除夕回老家的路上，在山梁上看见山下绵延着一条小火龙，那是从天南地北风尘仆仆赶回来的乡人，他们高举着呼呼燃烧的火炬，照亮回家的山路小径。其实大多乡人已在城里买了房，但春节回老家过年仍是他们藏在骨血里的基因。

在春节里，把老家老屋瓦上的杂草清除，鱼鳞一样耸动的瓦脊，是乡愁涌动的细小波浪；把屋后的沟渠清理干净，让开春后的雨水哗啦啦流——那是上天的乳汁预备着润泽万物；把老屋门上生了锈的锁

重新换上一把，让回家的人感受到老屋的诚意和温柔……村口那棵200多岁的古银杏树，乡人给它披挂上迎春的红绸，一刹那，那些栽树祖先的身影仿佛在枝叶里亲切地晃动了。

在春节里，让我们去走一走亲戚。我老家有一句话说，亲戚是越走越亲。特别是乡下那些与我们在血脉上盘根错节的老亲戚，他们扎根深山，却在亲戚火热的往来中串起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藤藤蔓蔓，也让亲情乡情之火不急不慢地燃着。在山里，我家有几门亲戚，这些年来，他们有时会担着山里的土豆、红薯、玉米、西瓜、南瓜、茄子、大白菜等特产进城给我们送来。沉沉的担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，那些山里的瓜果蔬菜有着老家山水的氣息，只是看一看、闻一闻，一个微缩的故乡便由此定格在我的心房。

想起有一年春节我陪母亲去山里走一门多年不见的亲戚，山色空蒙中鸟声清脆，我和母亲迷路了。我问一个扛着铁锹的老农，去那姓卢的亲戚家该如何走？老农热情地给我们指路：“往前走，看到前面有一棵黄葛树，再走过石拱桥，有一户养鹅的人家，那就是卢家了。”果然，我和母亲沿着老农指点的路线，遇到了一群扬颈拍掌慢条斯理走路的鹅，它们摇晃着肥胖身子，用地道的“鹅语”欢迎我和母亲的光临。一见面，那户卢姓亲戚顿时认出了母亲，急忙拍打衣襟上的尘土，然后

激动地和母亲拥抱着，亲戚的深眼眶里满是喜悦的泪花，像一汪晶莹的湖水。中午，亲戚家的柴火土灶里，一棵槐树的老疙瘩在灶里被烧得噼啪作响，大铁锅里炖的是土豆腊肉，蒸的是乡下的鲜肉、藕圆子、咸菜扣肉。晚上躺在亲戚家雕花的老木床上，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似曾相识般的恍惚感。

今年春节，我还要陪母亲去走一走山里的几门老亲戚，那些山间的春节习俗古风漫漫，既抚慰着人心，也传递着时间的恒久力量。父亲在世时，有个老亲戚常来我家陪父亲坐坐。有一次，这个亲戚突然站起身一声叹息：“哎呀，我们的孙辈们今后还能这样常走动么？”父亲拉住他的手，喃喃说道：“我们要把这个好传统传下去，人活世上，咋能没亲戚呀？”

老巷子，是繁华城市打下的补丁，在烟火漫卷中散发着一个城市最宜人的温度。老巷子里，有着补锅、修锁、修伞、做卤肉、制陶罐、弹棉花的手艺人，他们静静雕刻着老巷子的时光。在我所居住城市的一条老巷子里，有一棵老槐树，它身壮枝繁，华盖高撑。那年农历腊月的一天，我在这棵树上贴了一张小纸条：

“杨，嫁给我吧！”我深爱的杨姑娘，就住在那条老巷子里，头顶的竹竿上，飘着她那白色衬衣。腊月里大雪节气过了就是春节，老巷子里十二个孔眼的蜂窝煤燃得通红，炉子里咕嘟咕嘟炖着鸡汤，那是

我第一次进杨家门享受到的待遇。从那以后，在城里的一条老巷子里，也多了一盏在夜风中等待我的明灯。

今年春节，我还要去这些顽强隐身在城市里的老巷子中走一走看一看，致敬老时光，也致敬那些在其中生活得安稳幸福的老居民们。我还要去那棵老槐树下，摸一摸它铠甲一样的表皮——这棵“定情树”，已成为我生命之树的一部分。

春节里有一种香，细腻温养着年味。这种香，就是书香。城里的忘年交杜先生体态修长，面目清瘦。每到春节，杜先生就要去收拾他的书房，书房里有的旧书纸张已经泛黄，充满岁月感。有一年春节，杜先生在书房里摩挲着那些书页对我缓缓地说：“我们可以做朋友了吧。”我点了点头。临走前，杜先生抽出两本书送给我，一本是张岱的《夜航船》，一本是1978年出版的《中国植物志》。我感动地捧起书，把这友情的结晶带回了家。那个春节散发的醇厚书香，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今年春节，我会打开一些平时买好但没来得及读的书，慢慢品味。打开一本书，就是打开风起云涌的山水，打开潮起潮落的时间。

在春节，围绕着祖先、故乡、亲戚、好友以及居住的城市，有太多元素值得我们去致敬和回访，就好像打开一瓶时间的“陈酿”，细品其中丰富美妙的风味，以及关于人情和生活的华章。